

中美文教交流先驅

容閔為東西文化紅線

●鄭雪玉（陸軍官校外文系副教授）

今日海峽兩岸的中國留美學生，已超過七萬七千人，高居美國外籍學生的第一位（一六·二%）。留學生對祖國的政治、經濟、外交、教育、文化、軍事等各方面，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。本文擬就開創

中國留學先河的容閔（一八二八—一九一八）及早期留美幼童（一八七二—一八八一）的事蹟，詳加闡述，包括容閔傳奇的一生，以及中國派遣幼童出洋肄業的時代背景、幼童的留學生活、美國教育的影響、肄業局撤回的原因、幼童返國後的種種貢獻等。觀古知今，以史為鑑，此文化教育交流之傳承，值得深思與回顧。

變法圖強以夷制夷

鴉片戰爭後，中國接二連三被迫開放門戶，以及租地簽約賠款。面對外國的船

堅砲利，中國已想「師夷長技以制夷」和「求洋人擅長之技，而為中國自強之圖」，故派遣幼童赴美留學，是情勢使然，其主要原因不外：

1. 人才缺乏——自一八六二年起，中國政府先後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設立「同文館」和「廣方言館」等外國語文學校和翻譯館，但仍感人才缺乏。

2. 日本的刺激——一八六三年，「揀縣知縣」桂文燦稱：「聞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、美兩國，學習製造船砲鉛藥，及一切軍器之法，期以十年而回，此事如確，日本必強，有明倭患，可為豫慮」。清廷也覺得延聘外席，流弊原多，誠不若「派員帶人分往外國學習」為便。

3. 外人的驕橫——一八六三年，「李國泰，阿思本袖珍艦隊」的挾制恫嚇事件，

使清廷深深體會到過分倚重外人的無窮弊端。因此，隔年，李鴻章便提出「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」的政策，建議培養本國人才。

4. 政局較穩定——一八六四年，太平天國之亂結束後，清廷政局漸趨穩定，亟謀應付變局，擬行富國強兵之道（李定一，中美早期外交史，頁五七七至五八〇）。

在此天時、地利加上人和的情況下，當一八七一年曾國藩和李鴻章接受容閔的建議，合奏清廷派遣幼童赴美時，自易為當軸所嘉納。而選擇美國的原因有兩個，第一，西洋各國中，中國覺得美國較無侵略中國的野心，早期曾國藩也認為：「以大西洋諸夷論之，英吉利狡黠最甚，佛郎西次之，俄羅斯勢力大於英、佛，常與英夷爭鬥，為英所憚。米利堅人性質醇厚，

其於中國，素稱恭順」。而且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簽定的「浦安臣條約」(Burlingame Treaty)，第七條內載：「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官學，學習各等文藝，須照相待最優國民一體優待」，這是一百三十五年前，美國政府給中國學生在教育上的「最惠國待遇」(MFN)，且「計由太平洋乘輪船徑達美國，月餘可至，尚非甚難之事」。第二，派遣幼童赴美，自始至終，都與容闕有密切關係。而容闕本人在美留學七年，美國為其熟游之地，故雖然西歐國家也都表示歡迎，中國政府決定還是先把學生送往美國，因此開啓了往後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史上輝煌的一頁。

容闕在中國現代史中，有不可磨滅的功勞。一八六四年受曾國藩賞識，奉命赴美採購機器，創設「江南製造局」，附設兵工廠及翻譯館，生產槍炮輪船並介紹西方科學文明，而多年奔走，清廷終於同意在一八七二年起，連續四年內，選派一百二十個幼童赴美肄業，更是開啓中國留學先河，影響中國的現代化至鉅。

傳奇一生焦點人物

容闕一生傳奇，本身就是一部中國近

代史的縮影，他歷經鴉片戰爭、英法聯軍、太平天國之亂、中日甲午戰爭、八國聯軍、日俄戰爭以及洋務運動、百日維新、革命運動等。而容闕廣結善緣，生平交往結納熟稔的人，又都是中外名人顯貴，譬如：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、曾國藩、李鴻章、張之洞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孫中山先生等，以及美國耶魯大學校長波特(Noah Porter)、好友杜吉爾牧師(Joseph Twichell)、大文豪馬克吐溫(Mark Twain)、漢學家及外交家衛三畏(Samuel Williams)、格蘭特總統(U.S. Grant)、軍事家荷馬李(Homer Lea)及協助中國革命的布斯(C.B. Booth)等人。本文擬就其多采多姿的一生，分述如下：

容闕，字純甫，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於廣東省香山縣，上有一兄一姐，下有一弟。一八三五年，容闕七歲時，容父冀望兒子能「先著人鞭，出人頭地，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」，決定將容闕送到澳門古夫人的書塾學習英文。

當時所有學生均須寄宿，一切費用全免。而學生之課程，則是一般英國小學的程度，每日上午授課五小時，下午為集會，黃昏有晚課，至九時始休息。除英文外

，每週也上中文四次，由古牧師主持。每週均有中英文考試，表現優秀者有紙、筆、墨或獎金等獎勵，行為頑劣者，則施以處罰或革除出校。古夫人管教嚴厲，學習不能鬆懈，容闕的學業日有進境。可惜一八三九年五月，該西塾因故停辦，生徒星散，古夫人離澳，容闕則輟學返家。雖然容闕只在古夫人的學校受教四年，但古夫人的啟蒙教育對他日後的品格與學業，奠下良好基礎。

一八四〇年，容闕十二歲時，鴉片戰爭劇烈，容父逝世，家中經濟困頓，較長的三個孩子幫忙家計，兄長業漁，姐姐躬操井臼，而容闕本人則往來鄉鎮之間販賣糖果，五個月後，店舖停製糖果，容闕不得已轉業，「隨老農後，芸草陌陌間」。

有一次，農人聽說他會「紅毛人語」，表示願賞禾一巨捆聽他講洋語，在其姐鼓勵下，容闕於泥水深及脛的稻田中，當場背誦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給農人聽，果獲獎禾數捆，姐弟兩人搬不動，還得回家請人來幫忙。小小的容闕第一次體驗到西方教育帶來的實質效益，相信對他日後願意跟隨勃朗牧師到美國繼續接受教育是有影響的。

不久，鄰居一位印刷工人介紹容閱到澳門一位天主教神父處，擔任摺疊書頁的工作，不料四個月後，以前在古夫人書塾熟識的霍白生醫生 (Dr. Hobson) 來信相招，謂古夫人離澳前，曾囑託他一俟瑪禮遜學校成立，必使容閱入學。得霍醫生之助，輟學一年半的容閱，終於在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一日，進入此所為紀念來華傳教先驅的瑪禮遜牧師 (Rev. Robert Morrison) 的紀念學校。除容閱外，學校裡還有其他五位中國同學，他們是黃勝、黃寬、唐傑、李剛和周文等人。

瑪禮遜紀念學校，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一日開學，校長是美國耶魯大學畢業 (一八三二年) 的勃朗牧師 (Rev. Samuel Robbins Brown)。勃朗牧師一八一〇年六月十六日生於美國康州的東溫若鎮 (East Windsor)，童年即有志「獲得自由教育，為落後之民族獻身傳教工作」，一八三八年十月十日與巴特拉牧師 (Rev. Shubael Bartlett) 的女兒伊利莎白小姐 (Elizabeth) 結婚，四日晉升牧師，十七日帶著新婚的妻子自紐約經一百二十五天的航行，抵達澳門，出任瑪禮遜紀念學校校長。

鴉片戰爭後，香港割讓給英國，瑪禮

遜學校乃於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一日遷至香港，校務蒸蒸日上，學生人數也逐漸增加。課程中英兼備，並講授地理、歷史、數學等科，以適應不同年級的學生之需求，其程度已由小學擴至中學。瑪禮遜學校不僅傳授知識，亦重學生的品格修身，容閱在此校陶礪六年，於其進德修業與未來前途，均有極大助益。尤其日後赴美，更能以優秀成績，順利進入孟松學校就讀。

飄洋過海美夢成真

一八四六年冬天，勃朗校長因夫人體弱，擬攜眷返美，並帶學生三五人同往，容閱第一個表示願意前去，次為黃勝和黃寬兄弟。勃朗校長與學校董事會妥籌容閱等三人的安家費及兩年留美費用後，一行人在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，自廣州搭乘「獵女號」(Huntress)，啟程前往美國。

經過九十八天的航行，於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抵達當時人口只有二三十萬的紐約市。初履斯土，容閱是興奮異常，回想兩年前在瑪禮遜學校時，曾寫過一篇文章，題曰「意想之紐約遊」(An Imaginary Voyage to New York and up the Hudson)。如今，意想成為事實，更增其雄心壯志，

深信有志者事竟成。他們剛抵紐約市時，勃朗夫人的哥哥巴特拉教授 (David Bartlett) 夫婦親往接待。自此，巴教授夫婦一家人與中國留學生結下不解之緣，一八七二年之後，巴教授在康州哈德福城的家，成了許多中國幼童的家，而巴教授的三個女兒，也都成了幼童的好友及家庭教師。

在紐約停留幾天之後，容閱等人先赴紐海芬 (New Haven)，繼往東溫若鎮，造訪勃朗夫人的家。勃朗夫人的父親巴老先生為東溫若教堂的牧師，容閱等人上教堂禮拜，引來不少注目，容閱回憶當時他們上教堂的情景：「予等入教堂瞻仰，即隨眾祈禱，人皆怪之，幾無一人不注目予等，蓋此中有中國童子，事屬創見」。而巴夫人宅心仁慈，善氣迎人，對容閱等人尤其關愛。容閱進入孟松學校及耶魯大學之後，週末假期也常來造訪，耶魯大學一年級時，且曾因用功過度，身體不適，而來此調養一星期。

勃朗牧師可說是容閱的再造恩師，容閱受勃朗牧師的影響非常大，尤其瑪禮遜學校六年進德修業的陶冶，出洋留學及耶魯大學費用的籌措，在美的生活之安排與照顧等，在在都蒙其協助，勃朗牧師影響

容闈一生的思想、事業與人格至深且鉅，容闈可說是一路踏著他恩師的腳步，從孟松學校、耶魯大學，到他後來的留學教育計畫之藍本，都可說是勃朗牧師的教育思想理念之發揚光大，最終目的都是要以西方教育帶動國家的進步。

誠懇謙虛表現優異

在巴家小住一週後，容闈三人即被安排到麻州的孟松學校 (Monson Academy) 就讀。此為美國著名的大學預備學校，也是勃朗牧師的母校。時年容闈十九歲，他們三人成了該校最早的中國學生。根據勃朗牧師寄往香港瑪禮遜教育會 (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) 的一八四七年度報告：

「容闈等三人在校學習算術、拉丁文、希臘文、文法、生理學、心理學等課程，成績殊佳，甚至勝過相同年齡的美國學生」。可見容闈等人在瑪禮遜學校奠定的良好基礎，使他們能迅速適應美國生活，順利地接受美國教育。

在美國一年後，容闈的英文寫作進步非常大，這可由一八四八年六月七日他寫給蓋洛德牧師 (Rev. T. M. Gallander) 的信中看出來，字裡行間，遣詞用字，容闈均

表現不凡，尤其他態度誠懇，虛心請益，他說：「很抱歉，沒有依約前去拜訪您，讓您失望。本來我只計劃在紐約及費城停留一星期，然後就去哈德福城看您。但勃朗牧師在當地的朋友挽留我住下來，直到整個假期結束。希望您能原諒我的食言，在我離開這個國家之前，一定會找時間南下探望您。非常謝謝蓋太太在我住東溫若鎮時，託勃朗夫人送我的蘋果，請讓我知道您是不是有中國的蛋或雞 (Chinese eggs or chickens)」。如果沒有的話，我想送您一些。倘若您有時間給我回信，請務必指正我的錯誤」。

一八四九年四月，黃勝因病先行返國，剩下容闈和黃寬兩人，但他倆壯志如雲，憂慮年底將留學期滿，無法繼續留在美國。四月十五日，容闈寫了一封信，託黃勝帶回中國，轉交給衛三畏 (Samuel Wells Williams) 牧師，表示他非常嚮往美國的自由教育 (liberal education)，請衛牧師代向其叔父求情，准其多留美國幾年，繼續深造，而且請衛牧師代其兄弟介紹工作，以維家計。而另一方面，勃朗牧師和海門校長亦極力幫忙容闈和黃寬，向香港瑪禮遜教育會申請延長資助。結果，黃寬決

定接受資助，畢業後轉往英國愛丁堡大學習醫。但容闈一心想留在美國，且不願受歸國後必須擔任傳教工作的束縛，婉謝瑪禮遜教育會的資助及孟松學校董事會擬給予的獎學金。正愁經費無著，幸天無絕人之路，一八五〇年夏天，勃朗牧師至南部探視其姐，順道訪視喬治亞州薩伐那婦女會 (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, GA)，談及此事，該會會員允以資助。容闈之夢想乃得實現，終如願以償，進入耶魯大學就讀，成了美國第一個中國大學生。

足球英雄翻譯高手

大學生活對容闈來說，是新奇、喜悅而且辛苦的。剛開始時，曾參加學校一、二年級足球比賽，容闈穿老舊衣服，頭戴一高草帽，緊壓住盤捲的辮子，在球場奔馳，竟成為傳奇式足球英雄 (a legendary football hero)。後來因功課繁重，不再參加運動活動。

容闈的自傳中說：「余之入耶魯大學，雖尚無不及格之學科，然在教室受課，輒覺預備工夫，實為不足，以故備形困難，蓋一方面須籌畫經費，使無缺乏之虞，一方面又須致力所業，以冀不落人後。」

當時耶魯大學的成績計分方式，二分爲及格，三分爲優等。容閱一年級時，第一學期和第二學期總平均分分別是二·一二和二·二四五分，均超過及格分數，已屬不易，二年級時，學年平均亦得二·二五分

五二年的中國陰曆年分牌。今天我們在康州州立圖書館所看到容閱一九〇二年的日記，也是中西曆並書，左上角寫著西曆年月日，右上角加註陰曆詳細日期。

，尤其英文論說頗優，連獲兩學期首獎，容閱自傳中說：「自經兩次獲獎，校中師生異常器重，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」。而且，耶魯大學一八五三年畢業的一個同學，後爲康乃爾大學校長（一八六八—一八八五）的懷特博士（Andrew Dickson White），也曾於一九一四年五月十四日告訴胡適先生等人說：「六十餘年前，初入耶魯，與容純甫同學，容異服異俗，頗受人笑。其年容兩得班中英文第一獎品，其後無敢揶揄之者矣」（胡適留學日記）。

此外，他也儘可能練習中文，譬如大學三年級時（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）他寫了一首詩且譯成英文，如下：「善似青松惡似花，如今眼前不及他；有朝有日霜雪下，但見青松不見花」（The good resembles the evergreen, the wicked resembles the flower. There is a morning and a day when frost and snow fall, we only see the evergreen, but not the flower）。而且一八五四年畢業前夕，他也寫了很多中英文詩詞送給美國同學，包括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」、「手掂一管筆，到處不求人」、「有志者，事竟成」、「禮之用，和爲貴」、「人爲萬物之靈」以及「彌年不得意，新歲又如何？念昔同遊者，而今有幾多？以簡爲自在，將壽補蹉跎，春色無新故，幽居亦見過」等。其中有些作品，容閱甚至在每個中國字右邊加註羅馬拼音，以利美國同學辨識或朗讀。

容閱在耶魯大學三年級時，曾歸化爲美國籍，故其自傳中言：「美國實余第二祖國」（adopted country）。而且，後來肄業局撤回，他要返國交差時，於一八八二年一月十六日，在華府寫信給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戴維思（B. Davis），申請新的美國護照，他說：「我是一八五二年十月三十日在紐海芬歸化入籍（I was naturalized in New Haven on the 30th October, 1852）」。

此事，也經康州紐海芬法庭當天的歸化記錄證實無誤。容閱的美國國籍，後來不被美國承認，在一八九八年，因他與「百日維新」的康有爲和梁啟超有牽連，當時的美國國務卿雪曼（J. Sherman）曾公開宣布：「容閱自始至終，從未合法地歸化爲美國公民」（That he was not, and never had legally been, a citizen of the U.S.）。

容閱在耶魯大學，除有薩伐那婦女會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資助外，他也幫二十位同學「司飲膳」，以抵自己的伙食費，而且後來還幫兄弟會管理書籍，歲酬美金三十元，因此經濟狀況較寬裕，也有餘力幫助家鄉的親人。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，容閱寄二十五元美金請衛牧師轉交給他的母親。他已一整年沒接到她的訊息

維新牽連歸化受阻

，很是擔心，他也告訴衛牧師說：「一八五四年夏天，我將獲得文學士學位（degree of B.A.），然後我將回國，再考慮我的工作」。

容閔人雖在美國，仍十分關心國內政局，一八五三年，太平軍攻陷江寧，清廷局勢危殆，容閔乃於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寫信給衛牧師探詢時局，他說：「請來函告知有關太平天國的事，因為我對它的全部進展，深感興趣」。對於中國朝廷的腐敗，容閔也相當憂心，正如他的自傳中所言：「予當修業期內，中國之腐敗情形，時觸予懷，迨末年尤甚。每一念及，輒為之怏怏不樂」。

容閔四年級時，憂國報國的心志已了然於懷，自傳中他指出：「當第四學年中尚未畢業時，已預計將來應行之事，規畫大略於胸中矣。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，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利益，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，使中國漸趨於富強文明之境」。已所欲，施於人，容閔擬藉自己的親身經驗，使他的同胞也有機會接觸西方教育，將西方教育介紹給中國，讓中國邁向現代化。一八五四年夏天，容閔終於完成學業，自耶魯大學畢

業，成為「第一個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的中國人」。

學成返國干王器重

在美國七年半，先後完成中學和大學的學業，容閔於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，搭乘歐瑞加號（*Orca*）船回華，時值隆冬，且東行逆風，船行一百五十四日才抵香港，回華時已是一八五五年四月了。十九歲離家，遠渡重洋，而今學成歸國，衣錦還鄉時，已是二十七歲躊躇滿志的翩翩青年，母子相見，喜極欲泣，容閔以在美的學習成果呈獻母親，並說：「兒今既以第一中國留學生畢業於耶魯大學，今後吾母，即為數萬萬人中第一中國留學生畢業於美國第一等大學者之母，此乃稀貴之榮譽，為常人所難得」。有子如此，光耀門楣，容母甚喜，尤其容閔說：「兒此後在世一日，必侍奉吾母，俾母得安享幸福，不使少有缺乏也」，而且當容母見他身著西服且已蓄鬚，而當時其兄並未蓄鬚，長幼有序，故要他去之，容閔也立遵母命，召匠為之，使得容母頗感安慰，知道兒子並沒有因長期在外洋接受西方教育，而忘了中國傳統尊親孝悌之美德。

返國後的容閔，先補習他已生疏的漢文，但空有美國學位而無中國功名，容閔是三遷其業，謀職不易，先後在香港高等審判廳、上海海關、英商公司等地擔任翻譯，後專以譯書為職，並藉此結識商學界上流人士，包括李善蘭、張斯桂、徐壽、華蘅芳、王韜、曾學時等人。一八五九年春，受寶順洋行（*De Witt & Co.*）委任，赴長江一帶，收買絲茶，凡七月餘，沿途備見烽火戰亂後的滿目瘡痍，容閔深為不忍。

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六日，容閔應曾蘭生和兩個美國傳教士之邀，前往南京探訪太平天國，十一月十八日抵南京，舊友羅孝全已遣人迎候，翌日，謁見干王洪仁玕，容閔獻計七條，並言：倘「採納予言，願為馬前走卒。」可惜，所獻之策，雖為干王所嘉許，但難為其他諸王所用，故容閔廢然返滬。

後來，容閔在九江自營商業，嘗言：「計在九江三年，境況殊不惡」。雖然所賺不貲，經濟頗豐，但容閔魂夢不忘的，還是他的教育計畫。一八六三年，實現的機會終來臨，接張斯桂自安慶來函，說會國藩相邀一見，經舊友李善蘭來信催促，

乃於九月前往安慶拜謁，事前接受友人之勸，暫不提教育計畫之事，只建議設立機器總廠，不及半月，獲會國藩奏授五品軍功，得戴藍花翎，委派赴美採購機器六萬八千兩，並決定機器廠設於上海高昌廟。容閔即前往上海洽辦，三十五歲的容閔，從此踏上政治舞台，一步一步朝著他的教育理念之實現前進。

同年十月，容閔在上海遇見美國機械工程師約翰·哈司金(John Haskins)，值其公辦來華，即將返美，容閔乃將購買機器一事，委其主理，旋分別赴美。

上書朝廷鼓吹留學

容閔再訪美國，已是耶魯大學畢業後十年之事了。十七年前，他以一個貧困海邊青年，獲教會資助，隨勃朗牧師前來就學，如今，重遊舊地，是頂著中國朝廷命官的頭銜，身攜萬兩金元，前來購置機器，心境的不同，相信容閔是不會忘記的。

容閔於一八六四年春天抵達紐約，會同哈司金先生，與麻州非支波城(Putnam chburg Mass.)的樸得南機械公司(Putnam Machine Co.)簽訂合同，惟時值美國內戰末期，半年後始能交貨啓運。停留等候期

間，容閔曾回耶魯大學，參加同班同學的十周年同學會，也念及曾入籍美國，故將機器交貨裝運一事交安哈司金先生後，即去華盛頓見彭司將軍(Gen. Barnes)，表明願任軍差六個月，但彭司將軍要他以中國政府交付的任務為重，未允所請。

一八六五年春，訂購機器如期交貨，妥運返滬後，即裝設於上海高昌廟，命名為江南製造總局，製造槍砲輪船等。一八六七年，清廷接受容閔建議，附設兵工學校，培養機械工程師，隔年又增開翻譯館，專譯泰西科學要書，此皆容閔教育計畫逐步實現之開端。

而容閔也因功獲保奏五品實官，以候補同知之資格在江蘇行政署任譯員，每月

二百五十兩。

當時江蘇巡撫丁日昌，與容閔是舊識，熱心洋務，兩人志同道合，容閔受兵工學校設立的鼓勵，提出新教育計畫，上書文祥代奏朝廷，包括：(一)組織汽船公司運送漕糧，(二)選派優秀青年出國留學，(三)開採礦產，(四)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訴訟。不幸此計畫案因文祥丁憂而被擱置，直到一八七〇年春，丁日昌與容閔北上，協助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，事畢容閔趁機再進言派遣幼童出洋之教育計畫，曾氏同意與李鴻章合奏，後獲清廷准可。容閔十六年來的夙願，終得實現，中國歷史上，空前絕後的大規模派遣幼童出洋肄業之壯舉，於焉而生。

聖文 拾夢 抒懷

隆重李 潔 著

出版新臺幣壹百伍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，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受，匯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。